

(元)陈澔 注



# 礼记集说

万久富 整理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10

(元)陈澔 注

# 礼记集说

万久富 整理

K892.9  
C436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礼记集说/(元)陈澧注;万久富整理. —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1

ISBN 978-7-80729-617-1

I. 礼… II. ①陈…②万… III. 礼仪—中国—古代  
IV. K89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42888 号

- 书 名 礼记集说  
著 者 (元)陈澧 注 万久富 整理  
责任编辑 樊 昕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原江苏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发行部电话 025—83223462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照 排 南京凯建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江苏省句容市春城镇南 邮编:212404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15.875  
字 数 503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729-617-1  
定 价 35.00 元

(本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电话:0511—87871135)

## 整理说明

《礼记》，又称《小戴礼记》、《小戴礼》、《小戴记》，原是先秦礼学家在传习《仪礼》时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是一部礼仪家关于古代礼节、习俗、逸闻逸事、礼制思想的文献合集。今本四十九篇，并不是一时一人之作，其年代和出处，与作为整体的《礼记》的本源及年代一样，都给后人留下了诸多疑问。关于《礼记》较早的说法有如下两种，《隋书·经籍志》：“汉初，河间献王得仲尼弟子及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唐孔颖达（574—648）《礼记正义序》引郑玄《六艺论》：“戴德传《记》八十五篇，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可见形成于东汉中期的四十九篇本就是《小戴礼记》，系戴德之侄戴圣所编，也正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礼记》。东汉经学大师郑玄为四十九篇本作注，《礼记》得以广为流传，并越来越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

《礼记》成于众手，语料层次复杂。有《仪礼》的解释，有礼节、日常生活细节以及孔子言论的记载，也有相对完整的儒家论文，史料极为丰富。可据以研究战国秦汉时期的儒家学派的发展；也可据以研

究古代文化、名物制度；还可据以研究儒家哲学思想、政治学说以及道德伦理观念等等。至于书中的很多精彩格言、警句更是蕴含了丰富而深刻的人生哲理。

从学术史角度看，《礼记》的注解至清代而臻顶峰，有万斯大《礼记偶笺》、江永《礼记训义择言》、惠栋《礼记说》、焦循《礼记补疏》、俞樾《礼记异文笺》等著作三十种。“清代学者，崇尚考据、训诂之学，于礼学尤为重视，咸有新疏，每种多至十数家，其考释经记，补正注疏，往往超越前人，大有裨于后学”（钱玄《三礼辞典》自序）。今天看来，《礼记》最有影响也最完整的注疏本当推清阮元（1764—1849）的十三经注疏本。这一版本收有东汉郑玄（127—200）注。唐陆德明（556—627）《经典释文》的音读、异文注释以及唐孔颖达的疏。还附有十八种版本的校勘记。可以作为专业研究的最佳版本。然而，在明清盛行三百多年的元人陈澧的《礼记集说》则以简便浅近著称，不失为今天普通读者首选的最合适的读本。

陈澧字可大，号北山叟，又号云庄（一说云住），元南康路都昌（今江西都昌县）人，生于宋景定元年（1260），卒于元至正元年（1341）。入元“不求闻达，博学好古，承祖、父家学，潜心经术，深有所得，尤精于《易》、《书》、《礼》。学者称其经归先生”。是元代著名理学家，著《礼记集说》传世，因与宋卫湜《礼记集说》同名，故其书又称《礼记陈氏集说》或《云庄礼记集说》，版本众多，见于著录和今所见到的最早刻本有十六卷本（1328）、三十卷本（1465—1487）、十卷本（1504）三种。各种版本在大陆、中国台湾以及日本、韩国和越南都有流传。

该书问世后，被广泛注意和接受，与陈澧同时代的大儒吴澄（1249—1333）给以肯定：“可谓善读书，其论《礼》无可疵矣！”（《新元史·儒林传》）明胡广（1370—1418）等编纂《礼记大全》，在众家注疏中选中陈澧注。自明永乐十三年（1415）至清乾隆元年（1736）三百多年间，陈澧《礼记集说》一直与朱熹（1130—1200）《四书集注》一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与学校、书院的“标准教材”。《明史》卷

七十“选举二”载：“永乐间，颁四书五经大全，废注疏不用……《礼记》只用陈澹《集说》。”影响相当大。当然，陈书也受到清代学者的批评，朱彝尊《经义考》引高梯语称“于其度数品节择焉不精，语焉不详”；陆元辅、纳兰性德《陈氏礼记集说补正》称“疏舛太甚”。今人认为，有些批评实质上是程朱理学流派的思想分歧。比较客观的评价，应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盖说《礼记》者，汉唐莫善于郑、孔，而郑注简奥，孔疏典贍，皆不似澹注之浅显。宋代莫善于卫湜，而卷帙繁富，亦不似澹注之简便。又南宋宝庆（1225—1227）以后，朱子之学大行，而澹父大猷师饶鲁，鲁师黄干，干为朱子之婿。遂藉考亭（朱熹）之余荫，得独立学官……是皆偶然笔误，未足以累全书……澹所短者，在不知礼制当有证据，礼意当有发明，而笺释文句，一如注《孝经》、《论语》之法。故用为蒙训则有余，求以经术则不足。朱彝尊《经义考》以‘兔园册子’诋之，固为已甚，要其说亦必有由矣。特礼文奥贍，骤读为难，因其疏解，得知门径，以渐进而求于古。于初学之士，固亦不为无益。”实际上，“宋元人注疏在文字训诂方面不如后来清人注疏精详，但一般简明易读，在解释义理方面，亦时有独到之处”（高小方《中国语言文字学史料学》）。用历史的眼光来看，《礼记集说》不失为《礼记》学习的入门读本，也是经学史、思想史研究以及训诂学、科举制研究的重要文献，在礼学研究史上占有不可或缺的地位。

《礼记集说》名为“集说”，实际上其主体仍然是陈澹个人对《礼记》的注解，其特色是“不废汉唐注疏，兼采宋儒义理之说”，“承诸子之说而有所取舍”，“喜浅近之说”（刘千惠语）。堪称宋元人以义理注经的代表作之一。陈澹明确提倡“坦明之说”、“章句通则蕴奥自见”（《礼记集说序》），这种诠释路径是元明两代的普遍选择。其价值在于将儒家经典向普通大众传递，在于促进儒家经典的普及与推广。陈书能从民间著述进入官方教育系统，转而最终退至“诸家之中”，更是当时思想学术、政治和社会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集说》中除陈澹个人注解之外，多引郑（玄）注、孔（颖达）疏，偶

引蔡邕、杜预说。还引用宋元之际著名学者的观点，多达三十一家，他们是“程子”（程颢）、“朱子”（朱熹）、“张子”（张载）、“石梁王氏”（王时潜）、“刘氏”（长乐刘砺）、“吕氏”（蓝田吕大临）、“应氏”（金华）、“方氏”（严陵）、“陆氏”、“马氏”、“朱氏”、“冯氏”、“成氏”、“双峰先生”（饶鲁）、“浩斋”等等，至于书中的音读材料与陆德明《释文》有异，当是陈氏及后人所为。通观全书，有关于文字训诂的多引孔疏；疑经改经、异文校对、篇章结构的学说多引同乡“石梁王氏”的观点。例如，《檀弓下》：“石梁王氏曰：注疏本作‘子弑父，凡在宫者杀无赦’为是。”《缁衣》：“石梁王氏曰：仿《论语》为此言，意便不足。”《礼运》：“石梁王氏曰：此处皆非夫子之言。”而申发经旨、阐述义理则多引吕氏、方氏、应氏和刘氏，例如，《曲礼上》：“吕氏曰：苟訾近于谗，苟笑近于谄，服暗者欺人所不见，登危者行险以侥幸，是忘亲也，非特忘之，不令之名，且将加之，皆辱道也。”《曲礼上》：“方氏曰：凡以称礼之施而已。”《曲礼上》：“刘氏曰：大夫以上皆曰为者，有司为之也；士庶人不曰为者，自为之也。”《曲礼上》：“应氏曰：吊者，礼之恤乎外；伤者，情之痛于中。”而道学正论以朱熹为宗，其余各家间采一二。今本也包含有少数陈澧之后学者的案语。例如《月令》：“致，按《洪武正韵》（1375）引此文音治。”“贷，音二，坊本音忒，按，《正韵》二音通用。”《曾子问》：“今按，致爵之礼，宾献尸三爵而止。”《射义》：“今按，揖让而升，未射时也。”对于各家礼说的选择取去，陈澧主张博采众说，尤喜浅近之说。他认为，“郑氏祖讖纬，孔疏惟郑之从，虽有他说，不复收载，固为可恨，然其灼然可据者，不可易也”（《礼记集说》序）。肯定了郑注孔疏俱有根据，也批评了孔颖达为维护郑注而不能兼采异说的缺憾，表现了一种开放性的治学态度。这种“疑古创新”的治学之风与宋元人训诂特点以及程朱理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需要指出的是，陈澧引用各家说法时，先后顺序缺少严密规范，层次错乱。忽而郑注孔疏在前，忽而郑注又置宋元人之后。对注家的称呼也不够严谨。例如，引用郑玄注时就用了“郑氏曰”、“郑云”、“郑注”、“郑谓”等等说法。还有如“浩斋曰”、“赞皇浩斋曰”等等，令人生疑。然瑕不掩瑜，陈澧

“删其繁难，取其浅近”的做法，极便于当时的童蒙课读，为“礼文奥赜，骤读为难”的《礼记》开启了一道便捷的门径，所以说陈澧《礼记集说》算不上经注和理学的力作，但却是理想的教育读本。

此次印行以四库全书本与清武英殿本互校，参考了十三经注疏本以及清陆元辅《礼记陈氏集说补正三十八卷》（通志堂本），共十卷四十九篇。整理时，异文、衍文、脱字，择善而从，把版本依据与文理推敲有机结合起来，显然错误，则径改；两可或不识之处，则择其一。一律采用新式标点标注，力求当断则断，可断可不断则不断，便于理解。难以确解，则暂不断。例如，《文王世子》：“不能饱，以视武王之亦一亦再又异矣。”就未过细点断。考虑到单音词向复音词发展的趋势，同一内容，经文中逗断，但注文中则没有断。如“妻子”、“笱豆”、“龟筮”等等。由于理解的局限，少数句子在问号、感叹号、分号、引号的使用上可能存在不妥之处，读者注意区别。本书一律采用简体字，少数古奥繁难的字与无规范的简体字相对应时，则保留原字形，以资研究。涉及姓氏、地名、书名等繁体字或异体字的简化可能引起误解时，则保留繁体，例如，“穀梁”的“穀”不简化为“谷”等；一个字有多个义项时，某些义项可以用简化字则简化，某些义项不能简化时则用繁体，区别对待，例如，“筴”与“策”并用；但有些字可作通假字看待时，则作简化处理，如“適”用作“嫡”义时，可以作“适”的假借义看，为了印刷的方便，一律简化成“适”；过去不同形的汉字，经过简化或规范化后同形了，一般都采用简化字，如“箬、筯”，今都作“箬”、“闕、辟”今都作“辟”、“後、后”今都作“后”。但某些特殊的情形，为了避免误解或矛盾，保留注解中的“辟音闕”、“後同后”、“箬音筯”。个别特殊的用字情形，请读者自加识别，不再一一说明。《礼记》文献本体的语料层次复杂，传统版本只分篇章，不分段落，因为有些章节内容很少，只言片语夹杂其间，阅读时殊为不便。此次印刷，为了与现代版式风格保持一致，作了分段处理，每篇分成若干段，每段尽可能保持思想内容的完整性，无法区分或有不同理解时，则尽可能保持一段之内各章内容大致相近。个别衍、错的章句就附于上下段首尾。



本书主要整理者为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万久富。南通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字学专业硕士研究生庄秋菊、张业红、岳海仙参与了部分校对工作。

万久富

2009年9月20日

## 礼记集说序

前圣继天立极之道，莫大于礼；后圣垂世立教之书，亦莫先于礼。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孰非精神心术之所寓，故能与天地同其节。四代损益，世远经残，其详不可得闻矣！《仪礼》十七篇，《戴记》四十九篇，先儒表章学庸，遂为千万世道学之渊源。其四十七篇之文，虽纯驳不同，然义之浅深同异，诚未易言也。郑氏祖讖纬，孔疏惟郑之从，虽有他说，不复收载，固为可恨。然其灼然可据者，不可易也。近世应氏集解，于《杂记》、《大小记》等篇，皆阙而不释。噫！慎终追远，其关于人伦世道，非细故而可略哉？先君子师事双峰先生十有四年，以是经三领乡书，为开庆名进士，所得于师门讲论甚多，中罹煨烬，只字不遗。不肖孤，僭不自量，会萃衍绎而附以臆见之言，名曰《礼记集说》。盖欲以坦明之说，使初学读之即了其义，庶几章句通，则蕴奥自见，正不必高为议论而卑视训故之辞也。书成，甚欲就正于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游历良艰，姑藏巾笥，

以俟来哲。治教方兴，知礼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虑之一尔。

至治壬戌良月既望后学东汇泽陈澧序

## 目 录

整理说明 .....	万久富(1)
礼记集说序 .....	陈 澔(1)
卷之一 曲礼上第一 .....	(1)
曲礼下第二 .....	(25)
卷之二 檀弓上第三 .....	(39)
檀弓下第四 .....	(67)
卷之三 王制第五 .....	(93)
月令第六 .....	(117)
卷之四 曾子问第七 .....	(142)
文王世子第八 .....	(158)
礼运第九 .....	(169)
卷之五 礼器第十 .....	(185)
郊特牲第十一 .....	(199)
内则第十二 .....	(215)
卷之六 玉藻第十三 .....	(232)
明堂位第十四 .....	(250)
丧服小记第十五 .....	(256)
大传第十六 .....	(268)

	少仪第十七 .....	(273)
	学记第十八 .....	(283)
卷之七	乐记第十九 .....	(291)
	杂记上第二十 .....	(317)
	杂记下第二十一 .....	(329)
卷之八	丧大记第二十二 .....	(343)
	祭法第二十三 .....	(359)
	祭义第二十四 .....	(364)
	祭统第二十五 .....	(378)
	经解第二十六 .....	(387)
卷之九	哀公问第二十七 .....	(390)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	(395)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 .....	(400)
	坊记第三十 .....	(404)
	中庸第三十一 .....	(413)
	表記第三十二 .....	(414)
	缙衣第三十三 .....	(427)
	奔丧第三十四 .....	(435)
卷之十	问丧第三十五 .....	(440)
	服问第三十六 .....	(443)
	间传第三十七 .....	(446)
	三年问第三十八 .....	(450)
	深衣第三十九 .....	(452)
	投壶第四十 .....	(455)
	儒行第四十一 .....	(459)
	大学第四十二 .....	(465)

---

冠义第四十三 .....	(466)
昏义第四十四 .....	(468)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 .....	(472)
射义第四十六 .....	(478)
燕义第四十七 .....	(483)
聘义第四十八 .....	(486)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 .....	(491)

# 卷之一

## 曲礼上第一

《经》曰“曲礼三千”，言节目之委曲，其多如是也。此即古礼经之篇名，后人以编简多，故分为上下。张子曰：“物我两尽，自《曲礼》入。”

**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毋，禁止辞。**

朱子曰：“首章言君子修身，其要在此三者，而其效足以安民，乃礼之本，故以冠篇。”范氏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可以一言蔽之曰：‘毋不敬。’”程子曰：“心定者，其言安以舒；不定者，其辞轻以疾。”刘氏曰：“篇首三句，如曾子所谓‘君子所贵乎道者三，而笾豆之事，则有司存’之意，盖先立乎其大者也。毋不敬，则动容貌，斯远暴慢矣；俨若思，则正颜色，斯近信矣；安定辞，则出辞气，斯远鄙倍矣。三者修身之要，为政之本。此君子修己以敬，而其效至于安人，安百姓也。”毋，与无通，下同。冠，去声。远，去声。敖不可长，欲不可从，志不可满，乐不可极。朱子曰：“此篇杂取诸书精要之语，集以成篇，虽大意相似，而文不连属。如首章四句，乃《曲礼》古经之言。‘敖不可长’以下四句，不知何书语，又自为一节。皆惩戒之辞。”应氏曰：“敬之反为敖，情之动为欲，志满则溢，乐极则反。”敖，去声。长，上声。从，音纵。乐，音洛。贤者狎而敬之，畏而爱之。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积而能散，安安而能迁。朱子曰：“此言贤者于其所狎能敬之，于其所畏能爱之。于其

所爱能知其恶，于其所憎能知其善。虽积财而能散施，虽安安而能徙义。可以为法，与上下文禁戒之辞不同。”应氏曰：“安安者，随所安而安也。安者，仁之顺；迁者，义之决。”施，去声。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很毋求胜，分毋求多。毋苟得，见利思义也；毋苟免，守死善道也。很毋求胜，忿思难也；分毋求多，不患寡而患不均也。况求胜者未必胜，求多者未必能多，徒为失己也。难、分，并去声。疑事毋质，直而勿有。朱子曰：“两句连说为是。疑事毋质，即《少仪》所谓‘毋身质言语’也。直而勿有，谓陈我所见，听彼决择，不可据而有之，专务强辩。不然，则是以身质言语矣。”少，去声。若夫坐如尸，立如齐。疏曰：“尸居神位，坐必矜庄，坐法必当如尸之坐。人之倚立，多慢不恭，虽不齐，亦当如祭前之齐。”朱子曰：“刘原父云：此乃《大戴礼》曾子事父母篇之辞。曰：‘孝子惟巧变，故父母安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齐，弗讯不言，言必齐色，此成人之善者也，未得为人子之道也。’此篇盖取彼文，而‘若夫’二字失于删去，郑氏不知其然，乃谓此二句为丈夫之事，误矣。”夫，音扶，后俱仿此。齐，音斋。疏，去声，后亦仿此。齐色之齐，如字。

礼从宜，使从俗。郑氏曰：“事不可常也。”吕氏曰：“敬者礼之常，礼时为大，时者礼之变。体常尽变，则达之天下，周旋无穷。”应氏曰：“大而百王百世质文损益之时，小而一事一物泛应酬酢之节。”又曰：“五方皆有性，千里不同风，所以入国而必问俗也。”使，去声。泛应之应，去声。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疏曰：“五服之内，大功以上，服粗者为亲；小功以下，服精者为疏。若妾为女君期。女君为妾，若服之则太重，降之则有舅姑为妇之嫌，故全不服，是决嫌也。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请若丧父而无服，是决疑也。本同今异，姑姊妹是也；本异今同，世母叔母及子妇是也。得礼为是，失礼为非。若主人未小敛，子游裼裘而吊，得礼，是也；曾子袭裘而吊，失礼，非也。”别，必列切。为女、为妾、为妇之为，去声。期，音基。敛，去声。礼不妄说，人不辞费。求以悦人，已失处心之正，况妄乎？不妄悦人，则知礼矣。躁人之辞多，君子之辞达意则止。言者烦，听者必厌。

说，音悦。处，上声。礼不逾节，不侵侮，不好狎。逾节则招辱，侵侮则忘让，好狎则忘敬。三者皆叛礼之事，不如是则有以持其庄敬纯实之诚，而远于耻辱矣。好，去声。远，去声。修身践言，谓之善行。行修言道，



礼之质也。人之所以为人，言行而已，忠信之人，可以学礼，故曰：“礼之质也。”郑氏曰：“言道，言合于道也。”行，去声。礼闻取于人，不闻取人。礼闻来学，不闻往教。朱子曰：“此与孟子‘治人治于人，食人食于人’语意相类。取于人者，为人所取法也；取人者，人不来而我引取之也。来学往教，即其事也。”治，平声。食，音嗣。道德仁义，非礼不成。道，犹路也，事物当然之理，人所共由，故谓之道。行道而有得于身，故谓之德。仁者，心之德，爱之理。义者，心之制，事之宜。四者皆由礼而入，以礼而成。盖礼以敬为本，敬者，德之聚也。教训正俗，非礼不备。立教于上，示训于下，皆所以正民俗。然非齐之以礼，则或有教训所不及者，故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朱氏曰：“争见于事而有曲直分争，则曲直不相交；讼形于言而有是非辩讼，则是非不相敌。礼所以正曲直，明是非，故此二者，非礼则不能决。”

见，音现。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一主于义，一主于恩，恩义非礼则不能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宦，仕也。仕与学皆有师，事师所以明道也。而非礼则不相亲爱。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班朝廷上下之位，治军旅左右之局，分职以莅官，谨守以行法，威则人不敢犯，严则人不敢违，四者非礼则威严不行。朝、治，并平声。禘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禘以求为意，祠以文为主，祭以养为事，祀以安为道。四者皆以供给鬼神，诚出于心，庄形于貌，四者非礼则不诚不庄。

今按供给者，谓奉荐牲币器皿之类也。是以君子恭敬撝节退让以明礼。是以，承上文而言。撝，裁抑也。礼主其减。撝，祖本切。鸚鵡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言，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夫惟禽兽无礼，故父子聚麀。鸚鵡，鸟之慧者，陇蜀岭南皆有之。猩猩，人面豕身，出交趾封溪等处。禽者，鸟兽之总名。鸟不可曰兽，兽亦可曰禽，故鸚鵡不曰兽，而猩猩则通曰禽也。聚，犹共也。兽之牝者曰麀。离，去声。猩，音生，坊本音星。是故圣人作。句为礼以教人，使人以有礼，知自别于禽兽。朱子曰：“圣人作，绝句。”别，必列切。大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